月河觅石

胡广林

“饭后月河捡石头，去不？”

盛夏六月，中午，骄阳如火，这样的邀约，得佩服邀请人的热情，更得佩服赴约人的勇敢。

我匆匆忙忙地扒拉几口饭，就被木子同学开车接走，出县城向西，朝月河方向而去。

月河，是一条河，也是一个镇。此月河不在嘉兴，非运河支流。而是陕南镇安境内发源于秦岭深处的一条小河，其形弯曲，抱山如月，故名。月河短，只有四十多公里，据说有“九十九道湾，九十九个潭”，曲折蜿蜒，汇入旬河，经汉水、长江，注入东海。

月河有玉，不是传说。多年前，靠着“近水楼台”，有人从月河边捡得不少珍贵的黄蜡石、石英石，盖了楼，买了车。如今，河中宝石渐少，难圆发财的梦想。捡石头讲缘分，就算前有千人万人走过，属于你的那个宝贝，依然会等着你的到来。

我的师范同窗木子，对觅石有着深刻的体悟。河边之石，洪流来临，泥石奔腾，无论顽石宝石，肆意碰撞，命运往往由不得自己主宰，难免粉身碎骨，即便侥幸身退者，有的被深埋泥沙之下，或跌进深潭水底；有的随波漂荡，弃于荒滩野壁，亦属幸运；有的逐浪而行，前途未卜。历经磨难，宝石失去光辉，它的价值需捡石者的慧眼重新发掘，这将是漫长的等待，这一等，许是一生，几世。木子过了知命之年后，开始效仿古人。时而深居简出，时而寄情山水。常常，一人一车前往月河，或逆行，或顺流，徘徊于大大小小的滩头，寻觅大自然的馈赠，与宝石结缘。暑往寒来，挨过饿，受过冻，经历过风雨，遭遇过冰雪，形单影只，足踏月河全境，捡得不少石头。或贵重，或奇特，再经玉匠雕琢，一件件精制的玉石挂件、摆件，琳琅满目，让人观而感叹。我当即要求同去月河捡石，才有了今天这次灼热之约。

月河是神秘的，月河之水，像从月亮里流出。月河之石，经过岁月打磨，自带玄气。木子边开车，边讲着捡石认石技巧，穿越凤凸岭隧道后，一座旬河上的大桥，把人导入月河地界。择一河湾停车，顶着烈日下河，我的觅石之旅，就这样开启了。

脚踏沙石，低头前行，寻寻觅觅。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种类繁多的石头挤满河床，像攘攘熙熙的人海。前世今生，千千万万次地回眸，能否找到那个对的人？捡石，亦如此，能不能找到心仪的宝贝，心里都有一个最美好的期望，就算一次一次的一无所获，每一次寻觅的过程，依然充满了快乐。

月河的奇妙，还在反复无常的天气，一场说来就来的雨，出现在意料之外。河边一间风雨飘摇的小屋，成为我们临时的避风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河道不宽，这边雨声呼啸，对岸阳光普照。

突如其来的雨，打乱了计划。虽未捡到令人如意的石头，但在月河，每前行一步，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如结满枝头的野果，展现着肉眼可见的希望。

去时，惦记着石头，无暇欣赏沿途风景。雨后返程，汽车沿河而行，两岸逼仄，一座座形态奇妙的山迎面而来。远山白云飘飘，彩虹飞渡，仿佛游走于蓬莱仙境，如梦如幻。

月河捡石，真意在石头，也不全是为了宝石。去月河，就是一次心灵的自我治愈，岁月磨砺的伤痛，在找寻中消退。经过万苦千辛的寻觅，如有宝石回报，自是人生之幸。寻觅的现实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又往往与心里的目标擦身而过，唯有不气馁、不放弃。日夜不息的月河之水，总会洗刷出更多的神奇，希望就会永在。

再长的路，行则将至。归途，竟然没有空手而归的沮丧，亦无暴晒、流汗后的疲惫，反而有点“归来仍是少年”的激昂。于是，我期待着下一次的月河之行，那里有我的山水之梦，石头之恋。

沙果树

永 善

老家院里的沙果树，没人知道是哪年栽，哪年挂的果。它也习惯了被冷落和忽视，年复一年悄无声息地发芽、开花、结果、落叶、再开花……前几天整修院落时，父亲说沙果树碍事想砍掉，我心里陡然生出一股难舍之情。

沙果属蔷薇科，苹果亚科，商洛俗名叫林檎。沙果性平，味甘酸，具有止渴生津、消食化滞等功效。香气浓郁，营养丰富，药用价值较高。在20世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果树少，沙果树更少，谁家院里要有一棵沙果树，不仅是碎娃们炫耀的资本，更是家里购买针头线脑、铅笔文具的零钱来源。

从春天沙果树枝头抽出第一片嫩芽开始，我就天天幻想着在小伙伴面前咬一口沙果的酸爽和神气。于是每天放学后看似在树荫下写作业，其实一门心思在树上，不是揪一片椭圆的树叶当叶笛，就是逮一只毛毛虫“搞研究”，甚至揪一片嫩叶尝它苦涩的味道。这时母亲经常会有意无意地说，这树勤快，叶发得好，今年果果肯定好。四五月百花齐放时，沙果树也不甘落后地繁花满枝，洁白的小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引来蜂群嗡嗡和彩蝶翩翩，成了小院里最亮丽的风景。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树下，在蜂群的嗡鸣中看蜜蜂采蜜，满脑子全是蜜蜂为什么采蜜？沙果树愿不愿意让蜜蜂采蜜等稀奇古怪的问题。母亲有时会用一根细竹竿敲沙果树上的花瓣，虽然我当时不知道为啥，但能看出敲得很有讲究，既用力又不用力，既全树敲又不枝枝敲，既敲树阳面又敲阴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给树疏花，目的是让树多结果果。母亲通常会把敲落的花瓣和树叶清洗干净晒干裹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对一些病很有疗效。

当知了的叫声最狂躁时，深绿的沙果便开始慢慢绿里透黄，黄里透红，碎娃们饱口福的时机成熟了。被累累果实压弯的枝条垂到地上，浓浓的果香扑鼻而来，让人老远就垂涎三尺。沙果虽触手可及却不能随意采摘，这是母亲和我的约定，唯一解馋的方式是去树下捡落果。那会儿我甚至有些恨母亲无情，外人来可以连吃带拿，自家人却吃不上？当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陪父亲到街上卖果果，虽然要走十几里山路，甚至有时磨破脚后跟，还要站在大太阳下吆喝，但一想到有新文具就浑身是劲，尤其是集散时父亲让我盘点收获，一张张角票和一枚枚硬币我要数好几遍，破旧的毛毛钱都让唾液捻湿了。

当所有的瓜果不再飘香时，就是冬天了。沙果树的叶子早已在寒风中散尽，光秃秃的枝干孤独地杵着。冬日里最冷的那几天，父亲会搬出木梯，甚至冒着大雪在沙果树上爬上爬下。我问父亲干啥呢？父亲说人不管树，树就不养人。让人兴奋的是，在寒冬腊月、时节，家里遇上有人过生日等喜事时，母亲会变戏法似的让八仙桌上多出一盘散发着浓郁果香、黄澄澄、红彤彤的沙果来，一脸满足地看我们一哄而上、一抢而光，虽然这时沙果不再沙脆，但却更酥软香甜，别有一番风味。原来在上街售卖前，母亲硬是为我们几个小馋猫争取了些“福利”。特别是当我们姊妹以及村里的小娃出现肚胀时，母亲便会拿出晾晒的沙果叶和花瓣泡水让我们喝，别说效果还真是好呢！

现在，餐桌上一年四季水果不断成了普通家庭的生活常态，沙果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类水果。我也渐渐淡忘了沙果的味道，即便不经意间看见沙果树发芽、开花、结果、落叶，却并无太多牵挂。老家院里的沙果树仍一如既往地随四季交替长芽落叶，沉默不语。前些年每到果果成熟时，母亲都会打电话，父亲也总在我们离家时不停地往车后备箱里装东西，遗憾的是母亲已经离开六年了，父亲也上不了树摘果果了。

院里的沙果树和父母一样，陪伴着我们成长，目送着我们远行，见证着世事变迁，无论是繁华喧闹还是孤独寂寥，从来都宠辱不惊，无怨无悔，无欲无求。想到这儿，我决定说服父亲留下沙果树，留下对童年、对亲情、对乡情的永恒记忆。

在一片金黄之上（二首）

郑 曼

麦香在雨中发酵

泛黄的麦浪，突然在黄昏变得明亮
一支支麦穗，和它利箭一样的芒刺
鲜黄着天地的色彩

在雨落中
两只灰雀在纤细的麦秆跳动，呢喃
震落的雨滴，在一片金黄之上
呈现出丰盈的生命

现在我想唱一首丰收的歌
词语已在一片麦芒的坚挺上酝酿

雀儿，快飞走
沉重的麦穗已撑不起你们的爱情
虽然你们脸上映着天然幸福的光芒

麦香在雨珠的坠落下，让人屏声息气
在雨中隐伏发酵着
翘望等待着……

镰刀·背影

我想赞美一下麦黄的时节
展望一下六月漫长的白昼
满地的野草莓，挂满枝头的桑葚果
还有那井然有序长满沟渠的扒地草
你见过紧裹在麦秆上的打碗花吗

正和麦芒一齐奋力向着蓝天
无尽地拥抱着烈火般的日光
我有一种强烈的思念
用一种儿时的场景，不停在脑海里搜寻
那一片麦浪

黎明时困顿的双眼，看着
地平躺在云里，影影绰绰的麦浪，沙沙
金黄，镰刀，记忆用目光跟随着我

你们佝偻着大于90度的腰背
与一片土黄的背景，融为一体
那时，就连你们的呼吸也充满了芒刺

挥舞的镰刀及血一样的划痕
似在整个记忆的公式里
显像成了一个固有的背景

听取蛙声一片

惠军明

童年时代，我生活在乡村，那时物资贫乏，但生态环境却异常好。村北有三条小河流过，水滋润了田地和庄稼，万物蓬勃生长。金灿灿的稻田，碧盈盈的荷塘，绿油油的菜地，密匝匝的果园，植物尽情舒枝展叶，将田野涂抹成一幅五彩的油画。在植物的庇护下，田间地头的动物大量繁衍。菜地里蜂蝶起舞，昆虫爬行；果园里田鼠乱窜，野兔飞奔；稻田荷塘里鱼儿游弋，青蛙蹦跳，白鹭漫步。行走在田野，空气清新，绿色氤氲，心情格外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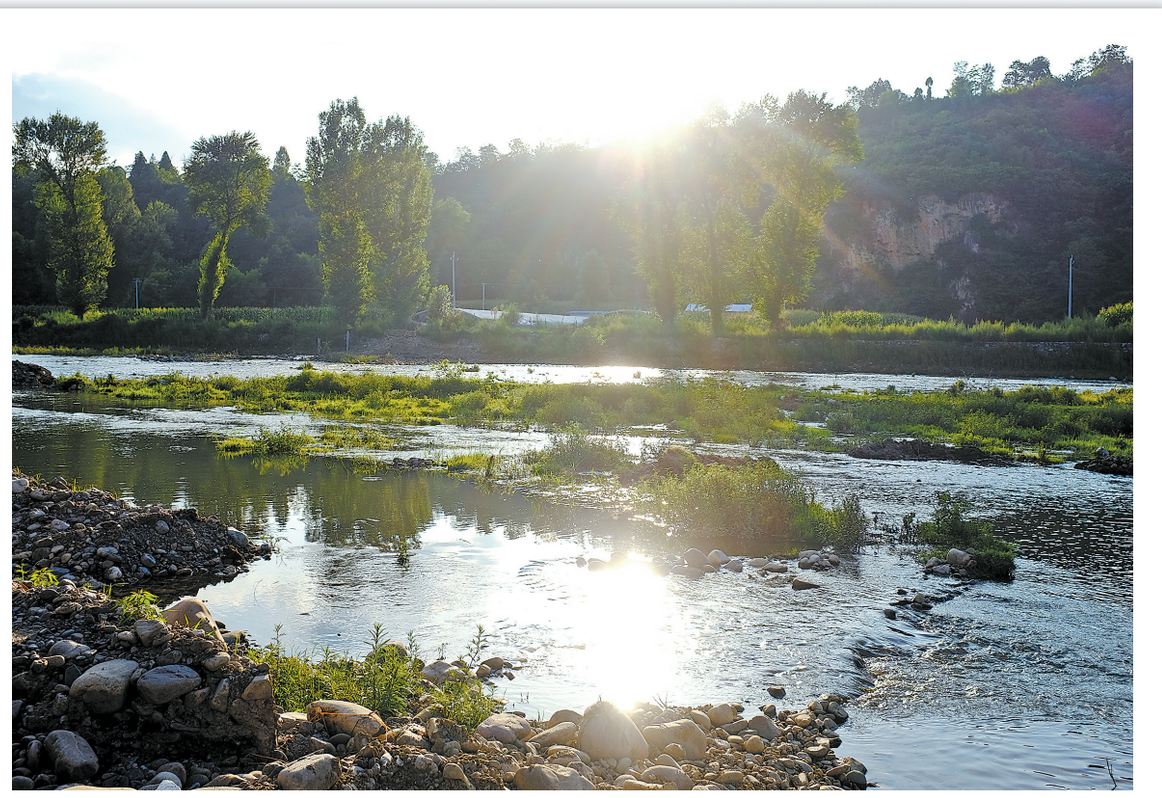
夏日白天田野里的主角是各色招摇的植物，但一到傍晚，一切都改变了。天地黯淡，暮色四合，田野朦胧，一场酝酿已久的盛大音乐会开演了。黑暗给动物带来了庇佑，带来了安全感，它们在田野尽情快乐歌唱。有些昆虫低低絮语，欲语还休，好似在倾诉衷肠；有些昆虫如蟋蟀知了等的声音则高亢嘹亮，将田野音乐会推向一个小高潮。稻田池塘里不时传来鸟鸣声，或婉转悠扬，或深沉低语，或聒噪刺耳，它们是音乐会的伴奏师。白天的田野是寂静的，但夜幕降临却成为喧闹的海洋，这些昆虫、动物的表演只不过是夜晚音乐会的序曲而已，真正的精彩和高潮还没有到来。

夏季夜晚稻田池塘里奏鸣曲的主演非蛙们莫属。白日里无论是青蛙还是疥蛤蟆，它们都默不作声，在田野里忙忙碌碌，到处找寻着自己的猎物。青蛙身材匀称，体态轻盈，它们蹦跳在草丛里，蹲伏在莲叶间，游弋在稻田里；疥蛤蟆身材臃肿，外形笨拙丑陋，它们常常隐藏形迹，守株待兔，等待蚊虫自动上门。白日里它们忙于觅食，忙于躲避蛇类天敌，不曾展露歌喉，但一到晚上，可就两样了。

也许是夜晚其他昆虫、动物的歌唱感染了蛙们，它们中的几只仰头对天“呱呱”叫了几声。也许它们在召唤同类，也许它们在吸引异性，也许它们在震慑天敌，也许它们在歌唱生活，也许它们在感慨一生。它们高高低低的倾诉富有感召力，只见草丛水塘里的同类们挪动着身子，也开始仰头对着天空鸣叫起来。蛙们没有牙齿，嘴巴硕大，腮部发达，发出的声音短促而有力。一两声蛙鸣没什么音响效果，但数千只数万只数十万只蛙鸣合奏齐鸣，那就让人震撼了。无数的蛙倾尽全力，鼓鳃鸣叫，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声传数里。蛙们的歌唱一旦开始，就不曾停歇，持续性极强。田野里其他声音渐渐被压低了，渐渐模糊不清，渐渐退却了，蛙声成为主旋律。夏夜里的蛙们几乎是彻夜歌唱，声音缭绕不绝，我们乡野农人每晚都是伴着蛙声入睡，蛙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劳动晚归，行走在傍晚的小路上，会看见四处蹦跳的蛙们的身影。我们的到来让它们的歌唱戛然而止，我们的草率打扰了它们惬意的生活，但蛙们并不曾怪罪我们，它们快速调整身姿，变换场地，又开始自己的演唱。蛙们与农人和谐共生，它们的歌声为农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从古到今，无论文人雅士还是乡野村民，都在欣喜地聆听着那昂扬动人的旋律，歌咏着那抒情优美的意境，赞叹着那溢满心间的幸福感觉。蛙鸣声声，对于我而言，那便是真实的生活，那便是童年的歌谣，那便是故乡的代名词。然而时光如水，时过境迁，如今乡村虽在，但田园已逝，那声声蛙鸣只能存于记忆，存于梦境了！



商洛山

（总第2474期）

刊头摄影 郝军霞